居業堂文集

居業堂文集卷十二

大興王源崑繩氏著　　後學管繩萊編訂

序

庚申君遺事序

萬子季野輯庚申君遺事一卷據元史虞集之詔明宗妥懽非己子之言證以權衡余應袁忠徹黃溥程敏政諸家論說則妥懽固確爲瀛國之子卽邁來廸甫爲周王所納卽生妥懽與生妥懽而後爲周王所納事有不同要爲趙氏之子無疑宋遺民錄序謂其事之卓卓乎可以信後世而下慰遺民不忘宋之心者則篁墩之志卽萬子之志也乃予觀於宋之亡國之慘與庚申君之事而歎天之報施善惡奇而弗爽有非心思耳目所能及者從來篡國之賊必因其君之不道國將亡不然則迫於權勢危疑不得已

或國已傾覆賴其力以維持戡定旣久而後取乃宋之於周未嘗有一於斯特借其付託之重欺其孤兒寡婦而奪其已安已治之宗祉是其惡固浮於一切篡逆之惡之上而太宗又背兄殺其子與弟攘其位以歸諸己之子則更與於弑父弑君之尤者舉族北轅之禍非無自而來也然而太祖以忠厚開基脫離海內蒼生百餘年水火而登諸衽席功固不在漢唐下此所以孝宗纘緒臨安而其後又有庚申君之事歟嗟乎天命靡常固不能錙銖弗爽而莫爲莫致往往有最奇不可解如此者此天之所以難測而亦未嘗非人事之所致也宋元原非世仇取其國亦已矣而發陵暴屍焚齒斷首不已甚乎瀛國幾不免虎口而妻子又遭擄奪其僇辱復何如也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有國家者其鑒諸

劉北固曰有人謂宋之滅南唐最爲慘毒五國城之禍未必非天之巧於報施此文以篡周定罪尤爲不磨之論至於亡宋者元亡元者又宋誰謂天道果無知哉

六陵遺事序

予自幼讀謝皐羽冬青樹引未嘗不流涕也嗟乎六陵之禍悲夫何其痛也天下義烈忠偉之事雖由性生亦往往激發於不容已激愈甚則發愈奇而盜賊豺狼之勢遂有時不得窮極其凶於天地此唐林諸義士之爲之所以烈烈千古也顧傳珏者不及景熙傳景熙者不及珏而其說多齟齬不相合蔣子裒集諸家之說爲一編乃知唐林之外又有王英孫英孫之外又有謝翱鄭樸翁諸人皆嘗日合謀同力而爲之者特其事秘而不傳世之人各傳其所知不及其所不知而守陵使宦者羅銑又在諸人之外苟非博考互證使其事確然衆著於天下則湮沒者固多而

已傳者亦不能無疑於後則是編之功豈其微歟嘗考陵墓多以盜賊利其有見發霸陵獨以薄葬得全後之帝王猶不知以為鑒乃汴宋陵寢既發於金而六陵更復多藏金玉抑獨何歟噫遠法漢文足以永錮千百世而無慮者則有明之制不可易矣

史閣部遺文序

乙酉前督師史公駐廣陵其門人王君筠長居公幕轄公奏議數十卷未就城陷公死橐遂失王君棄儒冠歸隱海濱久之簡所存公制藝十二首梓以傳庚申其弟方臣以一編授源曰子不可以無言源讀竟慨然流涕太息曰先朝以科名取士迨其末人物寥寥如公清忠大節不愧科名者罔無幾源師梁鷦林先生以甲申四月自京師脫身間道南走見公淮浦上議謂北方所失不過幽薊秦晉而

山東河北中原俱爲我守宜急招撫設重鎭擇大臣文武
兼資者守之內固藩籬外張形勢俟根本旣固政事脩甲
兵足然後察賊虛實再興問罪之師公大喜許次第奏請
而行乃貴陽竊國柄招賄植私黨置疆場不問而强藩跋
扈勢成尾大凡公所欲爲皆尼不行公每欷歔泣下曰事
不可爲唯一死報國源竊疑當日雖主闇臣奸而公居將
相重任威望夙著若大治兵自强簡練精銳習戰陣收强
藩爲羽翼力弱才下者陰謀翦除之倂吞其衆使兵强力
大外足威敵內足制權奸之命然後淸君側而法伊霍雖
冒天下之大不韙而權以濟變天下事尙有可爲乃今讀
公制藝而知公學術之醇眞有正誼明道守死不移者如
源之謀未免近於雜伯計功利者之事公豈爲之哉嗚呼
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公旣死而國隨之徒令有志者致憾

於權奸棄山東河北中原度外遂使兩淮不守而金陵陷金陵陷而江浙閩廣相次土崩雖以公之清忠大節得士之多竟無補於敗亡也王君從敗燐殘燹中補輯遺文附載公軼事以傳荒臺白日望南雲以哭知己比之皐羽何多讓焉方臣以總角之年毅然與兄偕隱三十餘年饑寒困厄而不悔可不謂難乎源與公同里旣悲公志不就又重王君兄弟之義敢不敬勒數言自託於門下士之末而附驥以傳焉

孤忠遺翰序

武林陸鯤庭先生乙酉死於難留書辭其母及兄弟其兄麗京先生集一時南北徇難如倪鴻寶陳木叔黃石齋諸君子平昔往還書牘贈荅詩古文裝潢成卷而附其書於後題曰孤忠遺翰藏之後麗京先生亦遂棄家長往不返

其子寅尋之十餘年不得遇丙寅夏寅遇源於京師出其
卷示源使源爲之序源讀罷涔涔淚雨下不可止作而曰
嗚呼兩先生及諸君子忠節烈烈天壤余言何足補其豪
末顧源每讀古殺身成仁事輒髮上指摧裂肝膈沈痛鬱
廹慨然恨不捐軀與一時同死且夫臨難不苟免士君子
之常無足怪獨是身未膺國家重任家有老親非常禍且
立至而全身不喪其節以保其親未始不可以爲忠且孝
乃毅然之死不稍顧唯恐遲須臾無死將喪身以辱其親
不若全孝於忠浩然而無恨此其見之明持之決更有不
可與尋常同日論者況近在數十年間見之所及則其向
慕悅樂欲附一言於其遺文之後以爲榮而相傳以不朽
者其視千百世之上之人何如也按鯤庭先生名培以庚
辰進士居憂未受職甲申之變南都授行人奉命祭奠淮

王而南都不守遂止山中杭州下乃自經是時吳越諸君子或自盡或以兵敗被執死者甚衆而麗京先生棄諸生醫隱養母後母卒羅莊史之難幾死乃歎曰吾向不與弟俱死徒以有老母母既以天年終今又遭大難幸免尚可以餘生食息人間邪遂遁去於戲麗京先生棄妻子披髮入山於二十年後與諸君子斷頭穴胸於二十年前者固未嘗稍異而寅又以其辭家書數紙與小像并附此卷後今觀其像雉冠戎服挾弓矢矜鞲縱馬而馳豈是山中學道之人哉又可悲矣初先生羅難時家人俱繫獄吏籍其家裂此卷將燬之先生內弟孫君宇臺奔入流涕白吏曰此無用物燬之曷若與我我義存故人片紙即諸君義也吏笑而許之事解復歸之先生此卷得不失者孫君力也先生名圻季弟皆人稱樅霞先生某嘗訪之吳門岸然高

潔士也寅字冠周頁至性亢爽有大志善文詞工詩

華鳳超先生年譜序

嗚呼東林之禍悲夫源讀華鳳超先生年譜而歎其得出處之正也逆閹竊國柄霾天晦日月諸君子視死如歸所謂殺身成仁死而不朽者然源竊以楊左之死與楊武選不同君子不可以苟活亦不可以徒死苟活者無足論若徒感激一時意氣憤然不顧其身之死以成其名於國家毫無所裨益而禍不止於一身此固智者之所不爲世宗剛果乾綱獨攬特蔽於奸邪而不悟假令一旦因吾言而翻然勃然是吾冒萬死冀倖君之一悟固非理勢之必不可得者刀鋸鈇鉞何惜也若夫熹宗一晉惠耳昏庸不辨旦夜楊左姓名正不知何許人且夫劾忠賢而奏陳其前者忠賢也稱制付詔獄立致我於死亦忠賢也吾劾其人

即使其人稱制判之而即使其人訊之吾明知之而悍然以身試之乃曰吾將爲國家鋤奸嗚呼甯有是邪先生受學高忠憲公之門楊左難將作先生草疏將上忠憲力止之忠憲固知時不可爲先生旣從忠憲奉身以退而其後不與之同死葢知忠憲之死非得已也君子不惜其身之死而憂善人盡國將亡小人得志勢不可驟去惟有全身以觀變時勢變然後救其敝而扶其衰則身不危而國可保烈皇御極先生始出乃抗疏力糾溫體仁閔洪學之奸侃侃千餘言凡三上由是天子感悟後閣部爲之一淸記所謂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者非先生之謂乎源嘗怪東林諸君子始以正人倡明理學乃遭閹禍後益盛而小人往往竄身其中陽附君子以陰趨天下之利競立門戶相傾軋而奸貪誤國君子爲所欺紿從而

曲庇之甚至非其黨者縱有正直之行經濟之才槪擯棄不用嘗見豪右有寵姬擅威福一旦失身於賊輾轉厮役厮養賊平歸諸大帥而專寵擅威福如故也噫僞君子之不爲寵姬者幾何獨先生生平純粹潔白始終介然一無所疵摘而卒保膚髮全令名以死若先生者乃不媿東林眞君子也已丁卯先生孫王澄以進士謁選來京持先生年譜示源再拜使源爲之序因論次之用告後之君子使不幸遇主如世宗爲楊武選可也大不幸而遇熹宗法先生其可乎爲楊左不可也

陸紫宸曰前爲眞君子審勢後爲僞君子誅心此東林始終之鐵案也中幅設身處地力厚思深尤得先生心事

黃忠烈公年譜序

源讀黃忠烈公年譜而歎立國之初不可以不厚也立國

之道貴有以維繫天下之人心千百年固結而不可解人心所以固結於千百年而不解者何哉忠孝耳氣節耳忠孝則不忍於君親氣節則不肯陷其身於不義忠烈當鼎革之際中原覆矣江左傾矣楚越望風潰矣唐王以崎嶇播越之餘建號閩海令不出八郡之外以狡詐怯懦跋扈之賊帥主於內而公以空名督師於其外號召羸弱烏合之衆無終月之糧張空拳而當大敵其不足有爲可知乃公則奮然不顧收既散之人心挽不可復爲之天命孤軍力抗繼之以死於戲公之成仁取義固無愧矣然學之有夙不待死而後見乃吾觀於古今興亡之際往往視敵國之忠義爲仇既殺其身復荼毒其子孫以爲是抗吾者皆吾賊也不重戮之則抗我者衆從我者少不知帝王之興自有天命原非人力所能爭苟不仇敵國之忠義天下

之有人心者孰不感激於忠義吾誅敵國之叛亂天下之懷二心者孰不悚然畏沮於叛亂當
世祖定鼎之初即訪明之徇難諸臣設壇致祭陞以贈謚旣下七閩而公之妻子宴然安堵故守土賢者類能仰體
朝廷培養忠義之心時時致禮於公之妻子而明之叛賊降附圖富貴者十誅八九夫公豈復以妻子爲念哉顧
國家所以篤忠義之氣者如此而誅亂賊者又如此則與
公之殺身成仁捐軀報國之意不異世同符乎公之精靈不泯可無憾矣公諸孫近始出而應試德紹文章最古雅選拔入成均玉璘需次爲縣令玉璘字文伯工詩文磊落多義概庚辰與予訂交都門出忠烈公年譜使爲序源竊以公之精忠浩氣自並川岳不朽無待予小子之言以爲重而　國家所以培養忠義固結人心者不可不急爲表

彰也故論次之以爲天下後世勸讀是編者尚其有感而興焉

黄自先曰表忠義即表所以培忠義者立意深厚眼光直射千古之上千古之下

顏習齋先生年譜序

源於癸未歲介李子剛主執贄於先生越歲先生歿時源在關中既反剛主以所輯先生年譜使源訂源爲稍易體例芟繁閒有所補益既成爲之序曰孔孟以前無所謂儒者儒即君若臣功即德治即教孔孟窮而在下始以儒名然德即功教即治視二帝三王益皐伊傅周吕甯有殊哉先生嘗謂孔子不得已而周流大不得已而刪訂葢著書立說乃聖賢之大不得已柰何以章句爲儒舉聖人經天緯地盡性贊化之能一歸於章句而徒以讀書纂注爲功乎噫此聖人之澤所以不被於天下者二千年於茲也先

生崛起無師受確有見於後儒之高談性命爲參雜二氏
而亂孔孟之眞確有見於先王先聖學教之成法非靜坐
讀書之空腐確有見於後世之亂皆由儒術之失其傳而
一復周孔之舊無不可復斯民於三代於是砥行礪德一
以禮樂爲準射御書數並成其能毅然謂聖人必可學而
終身矻矻於困知勉行無一言一事之自欺自恕慨然任
天下之重而以宏濟蒼生爲心於戲先生年譜具在可考
而知也譜自三十歲以前剛主據先生戊辰自譜及夙所
見聞者爲之以後則據日記後之學者苟能以先生之學
爲學絕去空虛文字之習合體用經權文武爲明親一致
之功何德不可就何治不可與何亂不可除而三代之盛
何不可以再見乎源與剛主及及門弟子共勉之且願與
天下後世之有志斯道斯民者共勉之矣

楊耕夫曰余初未識顏先生亦不見先生所著書讀斯文可以見先生矣切實透徹一掃宋儒空言無補之習

輿圖指掌序

帝王必據形勝以爭天下名將必知地利而後可以行師以攻則利而敵不能守以守則固而敵不能攻攻守皆便而我常處於不可勝以乘天下之閒此形勝也攻一城而百城俱不可守守一城而百城俱不可攻正兵扼其吭而奇兵衝其腹長固可以制短而短亦可以制長此地利也故不據形勝以爭天下猶置身荆棘陷阱中而與平地之人角勇力也不知地利而行師猶瞽者東西莫辨而懵然以往也雖然四海廣矣形勢殊矣必待周行歷覽然後能得其形知其勢力有所不能不能周行歷覽以得其形知其勢而欲倉卒考究於臨時或已至其地而後審其利害又勢有所不及然則天下形勢竟不可得而詳而古之帝

王名將皆幸而適遇其便者乎今夫天至高也去人至遠也欲推其度而知日月星辰之次亦難矣然而無難者有厯以紀之有象以窺之也古者職方掌天下圖籍故天子不下堂而周知四方形勢益郡國封域山川阨塞道里遠近戸口多寡按籍以求可以瞭然於心而知其勢披圖以考可以瞭然於目而得其形是地之有圖籍不猶天之有厯象乎然而圖籍難言矣詳於郡邑而不詳形勢則要害莫辨而不知攻守之所宜詳於今而不詳古則不知古人據勢以自强因地而致勝之故此籍之難也東西倒置而方域乖遠近錯迕而形勢繆險夷迂直衝僻之不分通衢支掛死生之不辨此圖之難也夫天下既不可以周行歴覽又不可以審利害於臨時所恃以得其形而知其勢者唯有圖籍而圖籍之不足恃又如此豈非留心世務者所

深恨歟余不自揆嘗有志於此於是博覽輿圖參考互正輯為一編名曰輿圖指掌先以總論後分京省而每省亦各有總論以冠其端九邊即附於北直山陝之後江防海防之要並詳於沿江沿海各省總論之中其於諸郡獨載建置沿革疆域形勝屬邑山川他若宮室人物無關於形勢者皆不錄而古人行事有足以證其地之輕重者皆附載焉又按其方域遠近山川要害畫為圖圖成方丈雖不能無誤然較之世俗所傳者固大不侔矣嗚乎天下形勢總論詳矣一方形勢一省總論詳矣前賢之論列於前余之緒論附於後按圖稽古斟酌考訂其於攻守之宜或有一得焉然而閉戸造車出門合轍自古其難未嘗周行歷覽而但求之圖籍之間余終懼其不可恃也

兵法要略序

余自幼喜談兵讀蘇老泉權書陳同甫酌古論心慕其爲人稍長學孫武兵法略知奇正虛實之術而束伍營陣操練之方形名器甲之用車騎水陸接刃合戰攻城守壘之法概不得其詳焉每遇老於行陣者問之其言皆野戰之事而與古節制之師不合嗟乎野戰可以制勝而無事於兵法久矣節制之說究無從以得其詳及讀戚南塘練兵諸書與趙本學續武經總要而後恍然有得也蓋用兵有自治之道有制敵之道自治之道不外乎節制制敵之道不外乎奇正必有節制而可以立身於不敗必知奇正而後可以決勝古之伯王之主謀臣良將所以開基定亂而成大功者莫不由此余故即其所見彙爲兵法要略二十二卷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則孫子諸家之說刈其繁而存其要用兵之方略也中篇則束伍營陣操練之方形名器

甲之用車騎水陸接刃合戰攻城守壘之法也下篇則自春秋以迄於元古人用兵之往事也辟之醫上篇所載其陰陽氣血之理臟腑之性與凡百病之原而察脉觀色之術乎中篇所載其諸藥之性之用並所以炮煿炙割調劑之事乎下篇所載其歷代名醫成案而已試之良方乎使爲將通於此三者於以追古名將而覆野之師曷難哉余初聞兵法莫詳於武備志貧不能購思之十年不得見及余書既成始得觀其大略而與余三篇之意殊不相遠竊自喜暗合乎前人特病其雜而不精浩繁而寡要於是擇其簡要適用爲余所不及載者錄爲二卷附於中篇下篇之後曰補遺庶幾自治制敵之道俱備於此而學古兵法者有所考鏡而得其要焉

家譜序

某之祖以武功拜爵食祿者數世絕而復續至先君子更興文學教子弟讀書家隆隆稱極盛焉盛極而衰遂罹甲申之禍君死國亡家破先君子遁荒南服宗族流亡我祖宗憖焉幾不享其禋祀而子孫日以陵夷衰微於戲國亡與亡宜也而何其痛哉先君子年方壯嘗忼慷憤發思以功名顯顧潦倒四十餘年卒以老死無所就於戲其所望於後人者曷有窮乎某不肖旣鮮兄弟子姓又寥寥無多上念祖父之遺緒下念子孫之紹述承先啟後責實在某慄慄以一髮引千鈞德薄命蹇而年且老其何能負荷斯任而無慙於所寄之重乎先王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爲人道之大盡蓋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宗法亡而族譜其急也歲癸未去甲申已六十年而某之遇益窮是用大懼乃勉爲之譜明其所自來

而收族以傳於後顧老成既喪無所考徒就其所聞者序之而遺者不知其幾七世中不滿三十人而存者不過七八人焉夫悲夫門戶之衰至於如此可為仰天流涕者矣孫子孫見此譜亦惕然祖宗積累之遠如此後代之凋零瑣尾又如此相與勉為忠孝立德立功讀書力學使德行事業文章卓卓然光昭朝野寖昌寖熾以至於蕃衍盈升復振祖宗之業大王氏之門則余之屬望於後人者又曷有窮乎癸未四月朔日識

平書序

周以前所遵者黃帝之制損且益莫能外也秦以後所遵者秦之制迄今莫能外也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治治天下之法可苟焉已哉有巨室於此棟撓焉弗隊桷摧焉弗覆搘焉拄焉籓垣圮壘焉易其瓴甓戶牖之闕塗丹雘焉

術術然安矣易主以十數莫不然吁覆壓屢爾矣而莫之鄙不亦悲乎秦壞先王之法禍中於一時後世因之禍流於萬世且夫草昧初造利天下已耳苟因前制立國已耳位天地育萬物爲心者誰乎勢已定功已成欲變法難矣於戲法至明而獘已極尙可塗飾朽敝以爲安哉非盡毀其故而別爲構不可以爲居非盡棄其舊而別爲規不可以爲治予不揣固陋妄爲平書十篇平書者平天下之書也一曰分民二曰分土三曰建官四曰取士五曰制田六曰武備七曰財用八曰河淮九曰刑罰十曰禮樂爲文十有五首分上中下三卷大抵本三代之法而不泥其迹準今酌古變而通之以適其宜參取後制一洗歷代相因之獘而反乎古要使民生遂人才出官方理國日富兵日強禮教行而異端熄卽使世有變遷苟遵行之毋失亦可爲

一二千年太平之業嗟乎此愚志也而識未必遠也世之君子有與予同志而補其不逮者乎動而以順行復斯民於三代予日夜望之矣

讀易通言序

陳摶聖人之賊也竊物者人之賊竊道者聖之賊聖人之道備於易天亦備於易易可竊乎陳摶竟起而竊之且夫易有孔子不猶天之日月乎無日月孰知天之高四時行百物生之廣且大無孔子孰知易之所由作彌綸天地冒天下之道而不窮嗟乎惑世誣民者僞也爲所惑而不能辨者愚也非所有而竊之者賊也以賊爲祖反昧其祖之所自來者悖也本義先天之說胡爲來哉摶之說焉耳孔子不知摶知之文王周公不知摶知之噫王通冒聖人之號宋儒尙目之爲王莽況僞造圖書竊易爲已有居然駕

乎文王孔子之上別立一說以欺天下其罪之大小輕重視王莽何如哉無如宋儒爲所愚謂其眞得羲皇不傳之秘孔子所傳不過後天之學遂奉以爲宗亂經蔑聖誤後學以至於今數百年羣然不知其爲僞佛之賊吾道也整居焦穫文武何傷焉推戴極乎哀章漢亡矣況天地古今之大賊乎此予小子讀易通言所爲不得已於作也

劉氏家藏墨苑序

天日小地水火風上下相比而成八卦火生水水上行百千丈而不拂其性予聞之劉子繼莊云劉子曰吾幼竊從先人傍觀墨苑象緯圖籙帝王仙佛靈怪山海龍鳥諸瑰異日盤紆方寸恍惚形夢寐久之有超然絕世之想後學有一二得率基諸此丁卯予與劉子同館徐立齋先生家十月既望越六日乙丑夜予夢老人授墨一笏脩可六七

寸虞得寸之七名曰箬寶模木石人物文字甚細其陽一人戴笠被草樹葉佩劒劒鐔有珠旁注曰蘂寶有文在下曰箬師有劒名蘂寶蘂花劒也茲名箬寶加蘂寶一等矣陰懸崖倒樹掛一物如橐琴注曰箬寶蓋此墨形也覺而異之而劉子則持所藏墨苑使予序予嘗以謂儒者所怪造物之無窮也聖人未發吾發之不必賢於聖也劉子學窮陰陽律數名物之奧返諸六經通古今之變而歸於實用且夫民之初生有水土木耳久之而後知有火又久之而後知有金布以麻宋元迄今以吉貝彼神龜龍馬特借以發其神智而介鱗毛羽草木之花實何一不可為龜馬吾知火金吉貝在天地者日生日變後之人乃不能如劉子出其神智以相發而老死章句之中亦可哀也劉子曰吾出都二十餘年家以墨苑質米他氏輾轉江漢吳越

五六千里水火寇盜不喪失不損若有鬼神相之以復歸於予而得存先人之手澤予披覽自晨至夜漏三下所繪元工物華經子百家說之奇麗搜神紀異如仙人噴墨成山川樓臺景室金壺墨汁之說與歐邏巴利瑪竇文字多生平所未見於是掩卷惝怳心蕩慕忽忽不知所至而嗒焉自喪也

紉阮亭曰儒者宥於聞見不能出其神智發造物未傳之秘此數百年來之通病崑繩一爲指破眞可謂拓開萬古之心胸而以詭變之筆寫精深之理小中見大絕世奇觀

萬季埜補晉書五表序

萬子季埜補晉書年表三曰將相大臣曰方鎭曰僭僞諸國世表二曰諸王曰諸國晉史至紛賾矣表缺焉不備萬子所補詳而核綱舉而目張讀者一覽井然其有功於後學甚大千門萬戶搆於指掌才也若陰木若陽木某材當

某任或任或否無失分黍識也乃吾讀左氏傳漢書天官地志律歷職官儀度兵農刑法六藝百家之說數千年因革損益莫不綜貫精徹溶鍊該贍以司馬遷之才或猶譏其淺陋學顧不重乎然易編年爲紀傳實遷創體網羅洪荒三代春秋戰國秦漢軼事一人自爲終始讀者誠知其難故統之以表兼總條貫而後可以得其要是表乃紀傳必不可無者司馬光作通鑑猶倣年表爲目錄他史悉祖龍門乃自陳壽范煜而下例不爲表晉書尤不可無表率略而不載何歟萬子史學既淹尤孰於國史列朝實錄幾成誦其他載籍以百數博覽强記一準於實錄無論何代不數見之人何事叩之莫不原委條晰使問者暢其意以去且夫晉書雖六朝餘陋史筆藹然太宗何所取而獨之以爲名其他八書南北史類然新唐書校優而不及五代

史降及宋元庸俗遞劣其陋遠出晉書下說者多譏其才識不逮然使有才識而無學猶棟廡桷榱甓石之材漫無庀而欲造千門萬戶之阿房未央淩雲通天承露之金莖即般輸曷濟蓋學者史之本才識者史之用學者徵其實才識者運於虛扶搖羊角虛也使非有垂天之翼數千里之背又孰以之九萬里而南乎此萬子之學所爲不可及也雖然淺見寡聞其失也疏學博者或失之枝古今人表何與於漢宰相世系何關於朝廷公羊傳曰接菑也聘禮且也六四也駢六也枝是二者皆萬子之所笑也

查渭州曰史家之重才識學亦人人所知此獨以學爲經才識爲緯而參伍以盡其變遂覺千靈萬怪莫辨形蹤化陳爲新作者胸中自有眞宰也

五鎮圖誌序

五鎮圖誌曰西寧曰涼州曰甘肅曰寧夏曰榆林合圖一

鎮五諸要害各一各有論道里方域險夷悉正從來圖籍傳說之謬及古今變遷而形勢瞭然蓋安內攘外至要之書也予昔著輿圖指掌考天下形勢其說詳於疆界阨塞爲圖縱橫經丈按說披圖不終日而大勢洞心目但未一一身其地誤者必多不及是編遠甚嗚呼開河西二千里斥亭障至玉門斷匈奴右臂漢武之雄略何如也趙充國屯田湟中而先零自滅餘威猶震也唐肅宗奔亡敗散之餘用靈武復兩京而宋以全盛之勢韓范爲將不能制元昊之命宋之委靡不振概可知也明失河套守榆林而固原花馬池之間騷然無甯歲是東棄大寧西棄河套幸不爲宋人之續者以開國之勢强而後代挾書生之見門戶之私以誤天下其可恨猶一轍也予自畿南由晉入秦出潼關下三川而渡河北所過山川城邑險要莫不周覽詳

識因嘆哥舒翰孫傳庭千古覆轍相循葢自潼關至函谷循河而東百里之內北阻河南倚崇山陿道盤紆土壁中兩壁高者十餘丈卑數丈車不得方軌馬不得成列否則緣絶壁下俯洪流而稍一開豁即有連岡横山抄裹而北直抵河上其爲雙峰峭舉如門者且四五以至函谷而後劃然中斷是潼關以東門戶重重扃固豈特關險足恃即靈寶東硤石山阜環合而深溝大壑處處可以伏兵敵亦不敢輕行徑入假令傳庭固守潼關賊雖百萬孰敢窺關門一步而予過故關駐馬低回仰視且聞紫荆倒馬居庸險更數倍乃令賊俱長驅深入然則形勢如故也古今成敗得失歷歷不爽也方略具存而將相非人其如不知不用何哉予既不能親歷三邊得是編不啻如穀城黃石葢當代有心人身經目睹所著但不傳其姓名予得之秦中

爲之序而藏之倘內參廟堂之謨外寄封疆之重戰守奇正因時與敵按此而施之於以廓淸邊徼曷難乎

孔宅志序

孔子師萬世不敢疏也不敢褻也自京師逮郡縣莫不立孔子廟而天子以至於士皆得而祀之然而學宮外無敢私立孔子廟春秋二祭外無得以非時祀傳曰亟則瀆瀆則不敬疏則怠怠則忘此孔子所以尊歟靑浦舊有孔子衣冠墓蓋隋時聖裔宦寓吳所瘞故有廟有宅後屢興廢遂以孔宅名其地明萬歷時一脩整今復圮方生正茈倡邑人重新之以所刊孔宅志請予序按墓廟始末詳已載志而予竊以梵宇所在巍煥千百數相望荒山窮鄉未嘗絕徧天下殆不可以數計人人得刻木埴土而禱祀之無虛日彼其徒自以爲其敎之盛而不知祀典所不載可以

瀆瀆而不敬此正其道之所以卑而與一切淫祠無稍異夫青浦紳士不忍聖蹟湮沒前後皇皇脩葺之恐後固其嚮道之誠然使不有千百年相傳之墓與廟又何敢私創爲之而黷祀之哉天子郊祀有常期諸侯下不得僭而昌黎謂通得祀而徧天下者唯社稷與孔子嗚乎孔子師道也欲人之相親不可同於天也然而其尊天也吾道所以尊也

居業堂文集卷十三

大興王源崑繩氏著

序

歷法通考序

火雲龍鳥紀官亮天工而治以天事三代下如天明矣況以人測天而欲其不忒乎後世如律歷乃古器亡而黃鍾卒難恰合以無可資爲復古之具歷法則踵事而增愈脩愈密以有乾象昭垂可明徵也回回泰西之歷或謂其法勝乎中國宣城梅子定九著歷法通考其言曰大法定於唐虞所未著者里差歲差耳積久而著而後人立法以求之合數千年數萬里之心思耳目而後精密而合數千年數萬里之心思耳目以爲之精密者適以成古聖人未竟之緒蓋中星者求歲差之法也

嵎夷昧谷南交朔方之宅求里差之法也於𠪚盡之矣且夫厯法所以合天當治以天事天文所以示人當治以人事唐虞遠而後人之法覺於天有未合則改以合之久之又覺其未合更改以合之然則後世人事之近於天唯有厯法苟得通天人理數淹貫中外古今之法如梅子者以治其事安見唐虞之日遠乎梅子又曰日月星辰有常度矣惟厯法不明求其說焉不得而占家遂得附會其閒苟厯法大著則禨祥小術自無所託以售其欺余嘗謂禆竈梓慎之術不能不屈於子產昭子徐珵預知英宗北狩及南宫復辟亦以象緯決之則倡議遷都北平宜必不可守而于忠肅力排其說一意戰守社稷遂保無虞是人事脩天運無不可挽則梅子是書豈特明厯法已乎息邪闢妄解惑之功亦不小矣

方靈皐曰粹然儒者之
言援古據今佐證尤確

周易玩辭序

宋江陵項氏與朱子同時著有周易玩辭十六卷其學蓋本諸程傳而發其所未盡朱子未之見厥後程朱之說益行其書遂不甚傳蓋自田何迄於明說易不啻三二百家大抵其旨有三曰著曰數曰理言著言數不言理固非乃言理而不切指夫設象之義第舉大義旁通之則理雖明而於易初無涉與讀他經者何異哉且夫聖人畫奇偶以發天地之蘊蓋以天道日在人俯仰閒而人不察故借奇耦之象以明之欲人之盡人事合天道本至易至簡中庸之理非荒忽誕罔不可知不可見如蘇氏之說然初無文字可考其門不可得而入使非後聖繫辭焉以明其旨而千百世後徒即洪荒初闢所留奇耦錯綜之畫遂能知其

開物成務彌綸天地而極深研幾擬議以成其變化則非即如周孔大聖人不可然則辭者象之蹟也玩辭者讀易之法也不玩其辭而知其象而能觀變玩占以盡人合天者亦難矣程子之言曰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乎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程子所謂推辭考卦者特借其辭以言理葢精於理而略於象而朱子又祇就卦爻一指示其象義欲人即粗以會精而義又多未確夫易原不得歧象與理爲二明乎理自可通乎象通乎象未始不可明乎理然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故謂之象故聖人繫辭易象與天道人事合者也合而言之不合而疏之則讀者縱明乎理終不能曉然於卦象或於卦象曉然未必即能變通乎人事若此者非示後學玩辭之道有未盡乎項氏之

書一本乎辭以盡天人之變而終不離乎象廣大而不失之高精微而不失之虛幽而能實一而能化融會於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無義不通無言不貫使讀者曉然於其辭卽曉然於其象如泛舟滄海之得指南覺人人可以學易人人可以盡易之精其有功於後學豈淺鮮歟夫明經以致用爲本六經以易爲歸若熟玩此書則象與理備而易之道得剛柔進退一因乎時脩己治人履常處變無往不得乎時中之用於以裁成輔相而經綸乎天地曷難哉但其書旣不甚傳而士之習易者又不過以帖括爲務故見之者或寡於是重刊以行於世以爲學者學易之門或不無小補云

春秋質疑序

夏商之季桀紂之殘暴三代之風猶未改至於東周而三

代之勢遂大變不可以復救葢夏商之季亂在上東周亂在下夏商之變不過數端而東周之變遂不可勝紀故曰孔子懼作春秋竊取其義而實見諸行事且夫變不極則君子之用不著而處朝廷骨肉守正行權鋤奸御詐之道不盡見故當其時不肖者履常則釀變遇變則殺身辱名貽害於國家而禍流乎數世其賢者貞固之操足以維世教妙用足以宏濟艱難而全其忠厚惻怛之心謀足以肆應百出不可窮深識遠略足以洞其事之始終而預操其成敗春秋一皆筆之於書而示褒貶以昭垂於萬世嗚呼春秋以史爲經讀史而不知春秋猶涉河而不知源登泰華而不知其分自崑崙不亦陋乎括蒼鄭子岵思旣刻其尊人寶水先生所著考古質疑行世又將梓其春秋質疑以傳而請余爲之序余受而讀之或發經義所未著或論

其處事之當否或辨三傳之誤而以爲莫須有大抵皆據時勢切事情確乎不可磨滅之論夫窮經不能致用縱析豪芒不過經生博士之學非聖人所貴先生嘗從亡閩嶠危亂之際能拒悍帥監紀之請迨備兵福寧矢死自守必待符奪其兵而後歸竄空山以歿其出處一準乎義而不苟則其有得於春秋可知雖然春秋傳信之書無可疑也乃經義晦而傳多誤疑生焉質其疑而信以出質疑非所以傳信乎然則疑也者信也無可疑也讀者其知之

柳邊紀略序

山陰楊耕夫省親甯古塔歸著柳邊紀略使余序時初交楊子知其尚志不事舉業識高行謹可倚任嗟乎耕夫尊人安城先生以友義赴難罹奇禍不悔卽耕夫可知獨是耕夫年十三父母遠徙漠北二十餘年始得出塞一省莽

莽驚沙慘霿恍惚如夢寐形容莫辨身世之痛患難仳離生死之故摧裂肝脾雖復聚首窮荒相慰藉未幾又辭去嗚呼天下之爲父子者至此葢亦難矣吾觀楊子所紀道里山川風土上自遼金遺蹟下迄當代職官城堡軍糧之制物產之殊莫不畢載夫古人著書各有其意如謂瀋陽爲京柳邊亦畿輔地不可以無書則非耕夫分所應爲如欲傳爲博雅之書或正史氏之誣耕夫應又無暇及然則耕夫意安在乎噫士庶徙茲土者數十年閒殆不可以數計生雜牛馬爲奴死與山魈野鬼同澌滅人與地兩不相傳如徽欽所徙五國城究不知何處況其他乎安城先生爲守將所尊禮其下化之如管幼安天下讀耕夫之書始知其地之詳因知其地之因先生而後顯然則欲其地之因吾親以爲重而不屑屑於殊方聞見以爲名者耕夫意

也不然其意將安在也

皇華紀聞序

源爲山陰楊耕夫作柳邊紀畧序家中丞公賞其用意因出所著皇華紀聞命源序源謂著書茍非前人見聞所未及吾實有所發明辨正資益來學雖號稱博雅其書可不著公嘗主試蜀中旣又奉使祭南海身所經萬餘里爲川爲岳爲名賢蹟爲陵墓爲草木蔬果禽魚爲孝節爲忠爲仙靈怪異爲文人莫不一一筆記上證往事之誣下可備史氏采擇大以闡幽小可以資博物而雅鍊潔朴不在見聞揮麈二錄下且夫左氏網羅百二十四國二三百年軼事上溯顓黃傍及方輿樂麻醫卜使非偏歷山川都邑訪之故老搜遺文以考證其得失烏能兼總條貫若是而司馬遷文章多得力游覽顧後人有淺陋之譏豈以所聞猶

未廣敷公自幼才名動天下主盟斯道者三十餘年而孜孜獎進人才惟日不足是編也非以擴學者寡陋之心胸而造就其才以進於淹雅者乎苟非好學深思之士何足以知之

潁上風物紀序

高子孔霖潁上人作其邑之風物紀三卷傳於世夫通都大邑無奇傑士縱極繁盛無足重十室邑有人焉重矣孔霖曰吾鄉自來少顯達著述才亦寡然風物有難沒者故爲是編以傳之我觀四方風氣變遷固由世運要其轉移在人江左古屬荒徼東晉衣冠南渡人文始盛閩粵尤僻遠南宋來與吳蜀爭衡苟非開其先者有人後縱有聰明才俊何所感興以爲則傚而日趨於盛孔霖與余交最篤渾渾焉不露其才而爽豁沈朴意念深遠吾所與期以他

日之建立蓋不在區區之間也然則穎上所以傳豈徒恃此風物之紀歟

南游日記序

山川益我神也魁雄通博卓傑之士益我智也郭橐無松栢游可不亟乎且夫古今人軼事四方形勝土俗一物一技之瑋異變巧類非鄉曲見聞所能及然而性情我固有之也裘非能溫體溫耳特禦其外之寒以助其氣而體以溫覆枯骨以貂狐其有益焉否耶高子孔霖放舟吳越踰嶺歷七閩西過羅浮登五羊城由章貢下彭蠡沿江而返身所經萬餘里性情感發於山水險麗怪秀不可名之狀態耳目新於奇葩異鳥閱覽於舊蹟碑碣之遺文識擴充於草澤英豪劍客多聞多識於近代宏章麗句亂籍廢典始末嗚乎余生於燕南不逾錢塘東西僅得齊魯宋楚之

弟志在四方久矣蹉跎羈紲困窮莫能遂庚午與高子訂交燕市別年餘邂逅湖口而讀其游紀如此攜酒棹扁舟溯洄中流陟石鐘之巔俛仰江山望秋空寥泬而慨然謂高子曰游之不可已如是夫吾子行年五十有二而其學一進在此游也乃余恨未遠游而世之日從事於游以得乎游之益者蓋無幾仰而觀俯而察游乎天地以得其益者聖人也誦讀其詩書師焉友焉所造者大而取於物者宏賢人也聖人賢人取益非遙能者何人願與吾子勉之矣

大學辨業序

大學原文精義縝密無閒而篇法渾全章句完備故謂為脫誤而紛紜割裂補緝雖用心良苦然而誤矣嗟乎豈特經之誤已哉聖人無無用之學格物者大學之首也乃或

勞心於其所不急躐等以求夫高遠則聖人之功用何由
見乎李子恕谷弱冠受業於顏習齋先生知先儒之解未
確沈潛諸經博覽古今之說參稽明辨徧訪於時賢久之
恍然於顏先生之說乃擴充互證爲大學辨業以傳於世
辨而不爭不鑿不附程朱陸王直傳孔孟異哉非豪傑之
士孰能爲之予嘗以謂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者足盡儒
者之能事德行體也言語政事用也文學所以明其體與
用也自孟子歿而道術裂要皆不出四者之分而流獘遂
不知其所底宋儒一歸於德行反經以救人心之陷溺功
可不謂宏焉顧用有不逮則經有餘權不足脩己有餘治
人不足善化有餘禦暴亂不足正誼明道有餘利天下成
大功不足夫豈所謂大學之道乎噫二帝三王之天下至
宋盡失烏得謂爲儒者之過然講禮不講兵刑尚仁柔去

剛武繩墨以束其才佔畢暝坐以柔其習自謂遠追三代而使豪傑束手不能有爲奸宄得以自恣而無所忌不但不及聖人之經綸且遠出漢唐名臣建立之下甯非風氣議論所漸濡使上下陰受其弊而不覺歟然而宋儒固皆君子也雖有不遠身心則無虧也即其所見未嘗不各有所得卓然可傳於世而非誣也乃若後之借程朱立門戶以爲名而競爲私者其人之賢不肖何如乎予不得而知之矣

洪去蕪文集序

新安有奇士二曰黃自先洪去蕪自先倜儻負大志常欲立功萬里去蕪貌溫色和言必稱先王而胸懷經世之略兩人余皆兄事之癸亥春余過廣陵去蕪盡出其文使余論訂嗚乎余與自先去蕪訂交在己未之秋時天下士多

集廣陵日相與縱談天地古今之變旁及山川形勢暇則
飲博歌呼爲笑樂其意氣之盛慨然若前無古人者且夫
天生魁偉英異之才似不爲無意乃往往屈折抑塞不使
稍吐其胸中之奇消磨老死於窮巷之中泯泯然姓名不
聞於天下余竊悲其人抱負非常而竟與庸夫流俗同其
湮沒然則士不得志於時而著之文章以爲法於天下後
世胡可少也去蕪弱冠棄舉子業南涉洞庭瀟湘縱觀衡
岳北走燕趙歷瑯邪觀滄海故其文章浩蕩無涯涘有烟
雲變態而天地日月風雷之情狀帝王治天下大經大法
莫不即一事一物而引伸觸類以會其全乃自先數往來
燕齊無所遇不得已屈首一官而余與去蕪覊窮隱約日
益甚於是益相與砥礪爲文以自見於天下嗚乎去蕪之
文世之人或知其工而未必知其所以工苟其知之則因

其文以求其人用其人以行其言未必無日而去兼年方富天下需才方甚急則天之生之有意無意孰得而測其所以然哉

湯西厓曰以文章爲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爲即窮愁著書意耳而寓得沈鬱悲動便知其抱負非常不落文人門戶前後雄肆有奇氣兩人幷序是太史公合傳法

遂初堂集序

遂初堂集皖江任克家先生著也其文典則醇雅不爲怪論膚語卓然皆有關世教五言古詩蒼勁似少陵近體亦老氣莫敵七言出入高岑溫李而絕句更兼蘇陸之長葢先生負逸才博學工書自少敏妙絕倫遭變隱居養親久之始應試登第晚年謝官家居益肆力詩古文此所以可傳世而行久也初乙酉左良玉叛以兵東下皖應之城中亂先生舉家出奔路相失將及門望見賊縛其尊人夾以

刃將殺之先生急推墮其妻壍中不顧直前身蔽父哀泣求代且出金以獻賊擊其臂者三旣而釋之乃負父匍匐出甫出復呼曰母安在乃復入尋母母時匿道傍空舍中屍積門外如堵牆人馬喋喋先生輾轉劒槊鋒鏑冒萬死履屍側身入血淋灕徧體而後得母復負以出先生夙孱弱多病顧臨大難勇敢若此非有至性其孰能之至性者文之本無忠孝爲之本而以文名皆妄也先生槀以遭難失去者雖多而斯集所存每於父子兄弟之閒纏緜嗚咽感人不能已豈可與今之所謂文人者同日論乎先生築堂曰遂初樓曰霄漢日彈琴飲酒課童子種花蒔藥自娛吾知先生外形骸遺俗累坐臥烟雲泉石憑覽江山而發爲文章歌詠嗚乎此其所得與古之人過不及何如也令子蘅皐以進士官行人與源爲兄弟交傳先生命命源爲

之序噫燕市屠夫其言亦有所取乎卽先生可知矣

梁質人文集序

自魏叔子先生歿而文章幾乎熄於戲以文章名天下豈君子之得已哉孔子孟子志反春秋戰國爲唐虞不得已而刪述不得已以空言爲實用且夫輪人梓人弓人矢人之文美矣至矣聖人特欲其文之美已乎將使天下後世爲輪爲筍虡爲弓矢者盡善以利用也梁子質人受業彭躬庵魏叔子兩先生門兩先生俱負經世學弗獲用而叔子先生則以文章顯質人樸摯强毅嘗隻身走數萬里欲繼兩先生志而其文則一法魏先生予嘗以謂文章之道如用兵兵法不可勝窮而禁暴亂衞民社兵之用也苟不知兵法曷能禁暴亂衞民社而暴亂之莫禁民社之莫衞兵法又奚用也子自幼受知魏先生先生序予文嘗期以

鄧仲華周公瑾乃今四十餘年而予與質人俱落拓京師窮且老依人故老凋喪已盡行輩存者無二三悵悵然白頭相對俛仰一無可爲世情變益荒奇非復人所料時時握手悲歔泣下爲文章呼搶天地或痛飲酒忼慨笑駡古今相娛樂而質人之文益復沈鬱炫爛如千金之璞川谷潵肝因出其生平之文使予序予竊以質人閱歷深矣燕趙秦晉吳楚齊魏之墟西盡武威張掖南極滇黔跡之所及者廣矣山川形勢近代興亡成敗荒遐軼事得諸見聞者多矣天地之氣之不可知者亦既窮其變極其致故其爲文莫不足以別是非闡幽隱維世運斯文之緒之不隊其在是歟噫經生文士誤已以誤天下久矣亦有反乎立言不朽之故者乎質人之文之傳亦觀其用而已

捐粟惠民錄序

捐粟萬石濟其鄉之人而不有其功其惟古人乎澤州陳魚山先生非今之人哉何必不爲古人矣晉飢先生鄉之人無苦飢先生鄉之人不歲飢乎曰歲飢歲飢何以無苦飢先生閔其鄉之人之飢曰嘻鄉之人家之人云爾出其粟貸焉貸且萬於是晉飢先生鄉之人無苦飢踰年晉有年鄉之人計以償先生曰貸云者託焉爾賑之矣鄉之人固以請先生曰吾豈鄉之人之爲市也乎哉聚其券燼焉固以辭鄉之人泣曰公父母也可柰何奔告上官上官曰嘻公父母也牒於部將入告而祠之於其鄉當其時大司寇先生子也先生急使使止之曰鄉之人家之人云爾食其家之人而譽於朝烏乎可其辭焉然而鄉之人誌其功於石樹諸衢以垂於久曰不忘公之父母我鄉人也噫嘻先生非今之人哉何必不爲古人矣初明季先生與兄侍

御公築堡以禦賊鄉之人多依之賊攻不能破全者衆
國初降將姜瓖以大同叛逺邇靡焉澤亦爲賊據先生誓
衆守招以書碎之瓖而攻不克旬餘解去活者又無算是
其功不僅在一鄉一邑者也然且不自有況親其鄉之人
之飢不啻如其家之人也乎噫古之人若先生者幾人哉
今之人何論矣先生諱昌期甲午貢士封尚書壽八十有
五八子孫十餘司寇其冢子也名廷敬戊戌進士以經術
文章爲　朝廷所重天下稱爲說巖先生云

省餘集序

熊君逺寄宰河南之林縣二年寄所爲省餘集使余序蓋
其文移示諭所以哺飢煦寒令災黎實被其澤而造就多
士俾鄉教化而興行誼者也余讀之慨然曰昔人謂守令
於民近且重而史漢所載循吏上者列國之相次多郡守

而令長之賢者寥寥不多見焉豈近且重者之難爲而政績不易稱歟於戲爲令之難至今日極矣顧畏其難則愈不可爲毅然身任其難卽無一足以難我者葢志存茍且惟計其利與害則顧忌不得不多而實心行之不復計其他又何善不可爲邪林當災㣲之餘道殣相望流亡者過半君下車不數月閭里烝烝有起色而端士習勵人才風俗翕然還醇且夫今之爲有司者率以官爲傳舍苟得上官之荐或循資格致通顯已耳所患唯在官之得失而朝廷設官敎養之意不但漠然不關休戚於其心且借口時勢之難以爲斷斷然不得行其志今觀君之治林濯以淸風撫以惠政無一不從欲以理又安見其難爲而卓茂魯恭之績不可復見於今日也然則是編也其所係天下之重何如固不獨區區爲一邑之治而已也於是重爲之序而

歸之

華崑嶓海外尋親詩序

無錫陸紫宸介其友呂恂令訪予時予與紫宸交甫三四月謬爲紫宸所推許而恂令則曰吾聞予立言可不朽者吾今竊有請也蓋其表弟華崑嶓之父客臺灣久不歸崑嶓忽夢父疾且不起寤而流涕告其祖母母立辭家踰嶺涉海尋之至則父方寢疾三日竟不起含斂如禮扶其柩以歸予曩客眞州聞徽人吳翁者其父明末服賈西川亂數年無音問翁與其弟寄養姊夫家晝夜涕泣亂稍定欲尋親時翁方十四歲姊姊夫力止之不聽置酒長跪再拜姊姊夫曰吾決志尋親親在奉以歸死則歸其骨皆不得吾亦不返以弱弟爲託矣去凡四五年竟得其父遺骸歸以葬予聞恂令言欷歔久之爲述吳翁事而恂令又言華

子之扶柩歸也人皆勸其火以歸其骼華子仰天歎曰嗟乎是使我不得立天地爲人乃其去時遇颶風幾不免及歸安瀾乘風直過厦門予嘗以謂孝弟通於神明非聖人欺世語顧不誠未有能動世之人或迫於不得已或因之以立名或强爲善而非出於自然遂以格草木蟲鳥動神鬼爲曠世不數見之事今華子涉滇渤鯨波萬里如平地果爲希世之行否也恂令出同人所爲詩歌使予序予因書其言於首并及吳翁使附以傳云

兄令盼曰夾序吳翁雖令處最饒情態末歸於誠化盡痕氣筆力尤高

吳萬子詩序

高沙吳萬子好學工詩於父子兄弟間每多仁厚溫醇之旨而流民行郵民謠諸作惋痛鬱勃居然古歌謠樂府之遺予嘗以謂詩者具於情而感於物而陰陽詘伸之理萬

物之情狀人事與衰得失莫不相通相應而可以興觀羣怨事君父且夫一室寂處哀樂之端無由見一旦烟雲風雨變態呈於前絲竹百鳥之聲入於耳草木臺榭山川荒林破冢長弓大劍形於目於是油然思勃然而作其哀樂而或歌或泣各以其情應乎外夫感一而情殊情非存乎未有聲之先哉萬子嘗言有明三百年唯崆峒得詩人之旨而後人切切焉於句字間議之多見其不如量夫格調句字不肯相襲別開蹊徑以造奇出新固作者之能事然皆存乎旣有詩之後如謂詩必變而後工徒求其變而忘其本而究其所謂變者不過取古人已變之調而踵其後其去不變者幾何嗟乎格調之新無難也就情景寫其眞不屑屑襲前人語而自抒胸臆未有不新者萬子詩旣得其本又不必變而能新吾不知其於崆峒何如矣

居業堂文集卷十三

居業堂文集卷十四

大興王源崑繩氏著　　後學管繩萊編訂

序

周生詩序

余友周生十二三歲即能詩積二十餘年出所著若干卷使余序余與周生爲童子時嬉戲好爲戰鬬攻守坐作之狀或刻竹木爲弓矢習射校勝負余閒苦誦讀背父兄即大言曰男兒從戎取富貴安事詩書嗟乎童穉狂言無足道顧丈夫事業方大區區文字何足爲短長生才甚敏賦詩叉手立就而時出驚人句即錚錚自命作者多屈服然余觀生似不欲以詩見者顧往往爲詩詩益多則又何也且夫豪傑之士其方寸經營常在天下務爲有用之學不肯以詞章博物分其志志專則力厚力厚故得諸心者精

[illegible]至今日可謂極盛風氣所向作者殆徧天下以至戎馬之夫荷疆場重任亦沾沾以吟咏爲能事收召文墨浮浪之士爲名高而經濟之學懵然不講致墮功喪名身死而禍天下是卽直追三百如陶杜奇逸如青蓮亦無足貴況遠不逮而於詩人之旨萬無一得也周生性亢爽每思以功名顯而鬱鬱無貲身策妻若子不過三人饘粥常不給終日坐窮廬出則悵悵無所合年將四十旣不用於世不得已爲詩詩益多無足怪使一旦得志嶄嶄克自見吾知其固將黜虛文崇實用必不肯以詩人終而或者讀周生詩謂余言不然則試取生與余童子時嬉戲事而觀之而又何疑乎

劉雨峯詩集序

安宜劉雨峯樞部以其詩集使予序曰吾與予交三十餘

年矣今且老吾生平悉見於詩予不可以無言初予年十四五與雨峯交雨峯詩風流自賞有庾開府何水部之遺未幾一變爲悲慨蒼涼跌宕之調蓋時時與故老遺民酒徒爲世外交所談者多興亡之事羈旅無聊傷心之語愁然有動於衷而不覺也旣而宦京師數年風景之殊人事之情狀閱之旣熟則又變爲蕭然淡樸如天高沆瀣水石澄寒一碧於戲天之道日變天日變於上人日變於下乃其變也日趨於無所底而君子之學則愈變而愈上葢天人之變者氣也君子以其不變者持其變持之力則矯之矯之不已其變不已上乎予離安宜二十有四年丁丑重過其地父老盡矣同學皆老翁或已歿少者抱孫焉閭巷多不復識而雨峯意氣如故酒酣追話當年舊事月白溪寒自吟其詩忼慨欷歔泣下噫人生聚散今昔之感何如

也顧風雅之變唯其正時變而不與之俱變非詩之所以爲變乎予所序雨峯詩者如此而已

蔣度臣詩序

古之人無論出處莫不有友以爲輔同道相濟同志力相成故觀其友之盛衰而其生平大可見宋玉曰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夫以坎壈失職之士又無朋友相助廓落羈旅悲可言乎此予讀蔣子度臣遺詩不禁慨然嗚咽而流涕也度臣爲人雅粹與人交眞意纏緜無所閒其詩清微溫厚如其人十篇之中朋友贈荅居六七蓋以朋友爲性命者予少竊自負視天下事甚易每以士非賢俊將相奇才無足與友其與度臣及劉繼莊諸子訂交時去少壯不遠意氣嶽嶽相許卓立千古砥礪名行患難死生無相負而同心膽共舉功名顧予生平所稱

至友不過十餘人其最契如度臣者最先死十餘年閒相繼死者半散而歸四方與變而失其初者亦半而予窮且老倀倀然獨立感憤無聊四顧徬徨無一與耦嗟乎天之所以窮我者已無不極其致而其友之衰又如此則予之生平不大可悲乎度臣古詩淵源漢魏而參以唐近體取宋人之華而追蹤皇甫盧綸李嘉祐要以眞性情爲詩不徒以淸詞麗句爲工者予毎寂處窮廬孤館披卷一讀心傷涕落欲爲之序不能就久之始成顧其詩之工讀者自知之而予則述其生死之情訂交之誼以見予與度臣之交其所重固自有在而不在區區文字之末也

宜人軒詩序代

鄞有前孝廉謝公車不就隱居十六年而卒者曰董天鑑先生先生卒又十六年余出都中途得其宜人軒詩讀之

慨然執卷而歎曰嗟乎名節之於人甚矣近代文人往往毀名敗節顧欲以詩文傳不朽忠孝既無可託不過風流藻繢相賞或遁空門支離悠謬爲高甚且暗毀其君親以自明其無過且夫陳容未死臧洪孰知有容者而陳琳才名動天下豈容所敢望及容一旦抗慨殺身就義名烈烈光天壤而琳則輾轉袁曹間逢人獻技取媚悅是琳之才不足易容之節明矣況遠不逮琳而喪廉恥辱名教更出琳之下者先生登丙子賢書癸未中副榜與同邑萬履安陸文虎諸君子偕隱博涉書史爲詩一往孤淡不屑屑古人而詞深旨微令讀者慨然如見其人夫陳容無一言著述而下視琳等且數倍況氣節文章並重如孔文舉則其去琳千百倍蓰而烏可以數計吳門徐昭法先生以壬午孝廉隱靈巖不出四十年近撫軍湯公屏儀從徒步往叩

門曰巡撫湯斌來訪徐君先生應曰他適矣急越牆辟湯公歎息良久去予恨未識先生面而先侍御公自乙酉歸里躬耕不與世事相與朝夕切劘問學砥名節者則同邑張孝廉韞仲北平梁鶴林先生兩君子皆高隱不仕二十年間先侍御與兩君子相繼歿予小子不肖不能率先人訓今以奉職無狀削籍歸而江南北老成凋謝殆盡感念存歿俯仰今昔讀宜人軒詩能不低回歎息也

張梓庵詩序

詩多得諸行役何哉情所觸也孤子怨女足不出閭里闔闥高人徜徉畝畎蒹葭槃澗往往以詩傳而詩輒工則又何歟且人之爲詩其胸中各有鬱迫不可明言之隱低回百折發於聲者亦有不可強之調觸境而情生原不存乎境乃觸吾情者日以多而供吾詩之用者無所往而不得

此道途行役之詩之所以多也吳門張氏二子某某奉其尊人梓庵訓幼棄帖括學古工詩文爲人忼慨尙義喜交游梓庵以二子旣成立乃出游之魯之齊之宋鄭梁豫北走燕渡滹沱觀居庸倒馬之勝南涉湖湘望衡岳踰嶺入番禺身所經萬餘里興會至輒爲詩淋漓悽惋各隨其情之所感而不屑屑摹擬古人旣而聞天台多藥草乃往游之登赤城觀瀑布東眺滄海下雙闕攀寒明尋劉阮遇仙處劚黃精蕨根而食之慨然曰我年六十所遇如此今當長往不返耳會二子急其友之難陷於獄大難作家悉破梓庵聞之不爲動徐曰死生命也吾兒死友死義也吾何恨未幾卒於雲巖山時某甫釋出獄奔葬之而某從獄中集其遺詩寄其友某其友某爲余道其生平請余爲之序其詩纏緜悱惻而情之所感一往孤淸可想見其人然余

更有感者梓庵伏處三四十年抱其志煢煢然以老又見其子陷刑辟身以客死而其子痛其親之亡無以伸其終天之恨乃表其親之遺詩欲借以傳其親於不朽也亦可悲矣於是爲之序

朱字綠詩序

今之詩人多取宋人糟粕爲新奇予於蒲坂旅店壁上見宿松朱字綠過韓侯嶺詩和予友昝雨圃作識力甚偉至關中讀其詩竟日不釋手臥枕上夢魂飛動蓋得昌黎之骨而烹鍊之工直追顏謝至序事之妙尤卓然迥出流輩上予嘗謂司馬遷不爲韓信存疑直序其與陳豨語於鍾室之上荊卿刺秦王不中曰吾欲生劫之以報太子此英雄欺人語乃序諸太子丹定謀之初皆遷作史無識處予嘗作荊卿嘆發其隱而生平最愛李西涯擬古樂府微言

婉義足存千古是非之公葢詩之道與經史相表裏夫豈獵夫不工者以爲工沾沾字句之末者所可語字緣日戴田有勸予肆力古文不必復爲詩田有古文同人中予最所推服斯言也其以字緣詩既足以傳欲其專力古文而并望其文之傳於後賦抑有慨於今之爲詩者而恐字緣蹈之也乃予觀字緣之詩卽不必爲古文亦足以傳矣況其古文取法眉山崢嶸有氣勢更進而求之而其傳何疑也然昌黎之詩向幾以文掩吾恐字緣之文工而詩之傳又其餘矣夫字緣之詩今之人無或先之者應與其文並傳乃昌黎詩不及李杜而文起八代之衰則其文終有過於其詩也其詩曰餘事作詩人此田有爲字緣期者乎

張采舒詩序

吳門張采舒義俠奇男子以事僑家關中予聞其名十餘

年甲戌秋入關釆舒客耀州聞之亟歸館其寓樓各傾吐平生所懷凡十晝夜哭歌相雜也予初意釆舒必偉豐幹瞻視非常持論雄快不羈及見㥮㥮不勝衣視常下言語溫溫不踰聖賢之矩而其詩和平惋鬱有蘇李陶靖節之遺於戲天下魁奇非常傑士激烈消磨於患難窮餓老死者何可勝數釆舒年未四十其性情學術如此是豈終其身困窮一無所表見於當世者張觀察子某以予歸約同人偕予爲華岳之游旣戒途不果釆舒跨馬從予東曰吾送子一游靑柯坪可乎於是途中攜其詩讀之往往如簫兮茗之華諸什益知其生平概見於詩予把酒朗吟夜深不能釋及至岳麓仰視奇峯倚天森森崢崢從張超谷入雄秀詭麗不可名狀數里至希夷峽日西墜又聞靑柯坪無居人乃返而釆舒爲予言峯頂險絕處道士嘗置大鼓

高丈餘登者至則擂鼓助神威怖客索錢富平異士宋釋之見之立搗碎其鼓并道傍石佛像悉舉而投諸壑又有孫少先者挾異術脩道於此乃宋舒與予同宿雲臺觀謂予曰子行矣吾明日將窮三峯之勝淩晨予別去回顧羣峯鬱蒼蒼勃萃白雲滃然峽中起行至潼關念宋舒必將窮幽歷險行吟而上或遇異人如宋釋之輩與抱英雄之略遁跡神仙長往不返如希夷先生者未可知他日讀宋舒詩其所以廣予聞見而開豁動盪其胸臆者甯有量乎

北省稾序

予齋壁懸莊烈賜楊武陵督師詩墨刻而先人畫像掛於傍劉樞部雨峯之子席待訪予瞻拜嗟嘆良久爲五言長歌贈予意深長而沈鬱朴茂氣骨在少陵昌黎之閒嗟乎有以也夫予幼隨先人寓寶應予兄汲公偕予與雨峯爲

兄弟交子師梁鵠林先生亦寓賓應父師皆以患難九死餘生萍聚他鄉晨夕歌哭淋漓酣痛予兄弟日侍左右其習於感慨無聊不平宜也乃雨峯初未嘗有是而其詩往往忼壯激越愁焉有憂從中來不可斷絕之意且夫今之挾策入長安者莫不爲詩其才思清麗暢肆者亦時有而席待超卓不羣有如此噫沇水出河北既入於河宜隨河流東下乃絶河而南溢爲滎而東自注於海非源有不同乎庚午雨峯五十予爲文贈之億予與雨峯訂交甫成童而予父子兄弟與劉氏及喬石林侍讀俱三代交甲戌石林來京師以所脩邑志示予備載當日同游諸賢屈指什亡八九相與欷歔慰藉未幾石林復歿今席待年且三十籍籍才名動京華雨峯爲予置酒話舊酒酣悲歌嘯呼不能已而席待謂予父兄形容頗記憶予感悼泣下既而以

所著北省稾使予序嗚呼予與劉氏父子之交何如俛仰今昔固不能已於言又況其詩矯焉卓傑性情遠出流輩之上也乎

京華集序

京華之人情風氣每閱二三年一變變即有古今之殊孟子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潛江朱子悔人京華集乃五入長安所作者悔人詩最富清華朴茂格調遒上神合乎古而不襲其貌蓋自幼從其先人石戸先生學辛酉貢入成均從大司成家漁洋公游而其爲人安厚和讓無畦町自卿大夫以及布衣之士之能文者莫不與之交乃予自乙丑還都門迄今十五六年道誼之友凋謝殆盡鄙吝齷齪之徒以安於世俗爲得計者往往而是及見悔人相與握手忼慨太息而悔人與人交如

故益廣讌游倡和無虛日詩益工而率多和雅之音無感激不平之調噫人之性情學術相去烏可以數計哉是時家漁洋及吳廬二公並列六卿以德望文章維持世運遇悔人益厚獎勵士類日益力二公主持於上悔人與二三同志倡率於其下相與力挽澆漓而復之於古然則讀京華集知其人初不知其世者論其世不更可以知其人乎悔人需次爲縣令雅量宏度其惠化所及將必有以移風易俗然而士君子之遭逢與閭閻疾苦有志者千古同悲讀陶淵明歸鳥元次山舂陵行諸作又何能不慨然掩卷而三歎也

華野集序

洽陽康孟謀孝廉詩用意深厚得風騷之遺結體雅健高華灝灝然御空靈之氣爭雄千古方諸近代其西涯北地

之流歟韓淮陰能驅市人而戰假令借兵諸侯囊沙背水以破敵顧以借兵不武而譏其不足以爲將是騃孺子耳錢蒙叟之訾崆峒何以異此且夫蒙叟欲驅天下以從己而自爲名不得不自立一說以新天下之耳目欲新天下之耳目不得不力排前人謂其說之不足以相從然後可使天下舍彼而從我於戲脩辭立其誠固非可妄爲大言以欺人者嚴滄浪高廷禮之於詩雖未能探其本窮其變然其於唐也會心遠矣用力勤矣所見既眞而論亦確矣其於後學不爲無功矣蒙叟安能駕而出其上既不能出其上乃欲別開一徑以爲天下宗勢不得不遁而歸於宋然則率天下以趨於宋不但盡失三百之旨并唐人之格調亦淪胥以亡而不可得誰之罪耶癸未予入關中故人張釆舒爲予言孟謀越歲春訂交夏陽得盡讀其所著華

野集孟謀爲人朴雅工文辭抑然有以自下家貧砥礪廉隅不苟爲去就其學篤實無欺其詩於忠臣孝子高節烈行往往低回嗚咽三致意焉噫忠孝詩之本也名節詩之幹也勸賢勵不肖詩之華也正其性情以正家國天下詩之實也蒙叟何如哉學者讀孟謀詩亦可以興可以觀矣

屈翁山詩集序

南海屈翁山先生以詩名天下久矣其生平奇節偉行予亦孰聞之獨恨未讀其詩集之全乙酉來南越適錢塘沈子方舟選嶺南三大家詩翁山也陳高士元孝梁太史藥亭也予嘗以謂詩人徧天下而詩亡詩非亡亡於詩之本與所以詩之故執伶人而使之歌授之管弦而使之和未始不成調若詢以五聲何所出六律何以正五聲則茫然不知其所以且天下何事不有其本與所以然之故失其

本而逐其末不得其故而但得其形容其不失之間鍾捫籥者幾何矣方舟以翁山詩使予序翁山之詩原本忠孝根據漢魏樂府包羅六朝三唐之勝而自寫其性情際遇大醇無小疵直駕宋明諸作者上自吾師梁鷦林先生外僅見此君此集出紛紛作者庶廢然反乎然而未敢必也知其故者葢寡矣於戲難言哉予少見翁山於廣陵未深交後見藥亭於高沙讀其樂府翕言人不解所謂予獨能解之而十四五歲於魏和公先生篋中見元孝日本刀及崇禎皇帝御琴歌讀之起舞因錄存之至今稾猶在予序翁山詩而兩先生從可知乃予又見曲江廔柴舟詩新警雄逸亦非今人所能及方舟識者也尚其采而傳之

孔東塘曰予每謂今之爲詩者管擊揩摩而成就者三家耳新城之秀雅翁山之雄偉野人之真率其他雲蒸霞蔚者未嘗不盛而舟儕假有未圓猶不足主盟一代也讀翁山詩序推其原本忠孝此則雄偉之根底今人

學翁山者务源於七子孰知翁山有所謂本者在人無其本固無其膽無其膽亦安得有其詩哉

李蒼存詩集序

李子蒼存厚而眞與予交十餘年己卯始贈以詩前此交未深也於戲交易言哉道義深矣盟言夙矣朝榮而夕變矣童穉爲兄弟矢之以明神貧賤相依數十年一旦稍稍得志相棄如遺跡豈有心若是哉世風不古庸流競逐卑汙與道義日遠則與道義之交日疎耳蒼存負逸才自弱冠以詩名天下渢雅和厚如其性情而不爲矯飾且夫遯成滌濫之音其性情何如乎亦道其眞耳今之詩人其性情之眞不可道也穿窬而爲於陵仲子之言以欺人尤不可以言詩也於戲長安一二故人與予都絕唯日雜酒徒落落酣歌市上而蒼存則時典衣市酒邀予痛飲縱談今古醉則笑罵近代詩人爲今所宗爲百世之師者相爲諧

謔而蒼存乃出其所刻後圖編年詩十六卷使予序夫蒼存古道如故也與予交久而益篤而讀其詩見其人也顧蒼存詩行乎世予之序欲其傳諸後亦唯序其詩之所以傳以毋負蒼存使予序其詩之意而又烏可以其性情之眞爲今之詩人道也乎

錫耕夫曰滿肚皮不合時宜論交論詩出沒幾不可測而實則論交是其性情所以爲詩之原本者又未嘗不井井也至蒼存之詩之佳絕不肯下一評語以蹈世俗蹊徑此又昌黎所云大得意則大怪南豐所謂同乎俗必離乎道也其傾倒益至而評騭尤深矣

陳健夫詩序

三百篇後詩莫盛於漢漢作者無多人人不過數篇數十篇而止噫此所以爲盛也物有以少爲貴者珪璋特琥璜爵六朝多於漢唐多於六朝宋又多於唐李杜千篇而宋人動以萬計且夫金玉少而鉛錫多以鉛錫之多爲盛於

金玉有不笑其愚者乎陳子健夫詩名都下數十年南遊嶺表東吳越其詩傳播無限獨怪其西峯草堂詩蒼深瘦勁嶄嶄然爭衡於古不肯下同流俗又怪天下魁閎通偉之士莫不嘖嘖稱健夫而今所謂名士者往往摘其短而訴病之則健夫固不可與今之詩人同日語嗟乎小人害君子庸夫妬豪傑其來久矣顧小人雖與君子爲仇猶或收招豪傑爲名高以盛其黨庸夫無小人之才而有其肺肝徒心害豪傑之能造作語言以壞其名而使之不得志於天下故屈平逐於楚鄒陽幾斃於勝詭詩曰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幾何昔人所以致歎於巧言巷伯之篇而流連反覆不能已也健夫廣交游贈送酬唱時出性情相與乃數十年來其得失之數應亦有憮然不自釋者且詩人之盛至今日已極苟有好事者數十輩分立五違之

衢呼詩人而識之每處以車計者應不下千餘乘然則此中可以求詩人而寄之肝膽也乎吾願健夫益斂其才不與時人競息交絶游擇人而後友將見溫柔敦厚而詩益深廉直勁正莊誠而詩益潔健夫之詩之傳也必矣

孔東塘曰名士與名士未有交相仇者所謂爭名於朝不相讐敍耳此篇雖別有所指而傷心破膽誰不思閉戶深山者篇終願健夫斂其才華不與時人競雖爲健夫言實天下詩人之龜鑑也

夢月巖詩集序

詩未亡也余讀呂元素先生詩幸焉或曰今之詩人盛矣亡乎曰今之詩人盛矣亡也鄭衞盛而韶亡莠盛而苗亡穿窬之道盛而君子亡蛙鳴蚓鳴梟鳴蟪蛄鳴而鸞鳳亡先生故大司馬忠節公之後惟孝惟忠惟直惟清惟義夢月巖集所爲作乎傳曰言者心之聲觀其辭知其人澆雜信其忠也浮雜信其質也媚無所不可爲也詼羞惡之心

不可問也先生意存忠厚故其辭悱惻而纏綿志潔行芳故有皭然泥而不滓之概不苟同於流俗故其調高而玉爲和金爲節余嘗謂人曰優孟之眞不如叔敖之似易辨也叔敖之眞更勝於優孟之眞尤易辨也然則夜光耀而蜣丸不足以溷珠君子道長而穿窬不足以賊世雅音作鸞鳳鳴而淫哇梟蜩尙足以亂天下之聽也乎哉予故爲之序

姚息園詩集序

予初聞姚少保雄才（名啟聖浙閩總督）慕之少未獲游公門丁亥公之子息園以上郡司馬卓異來京師晤予友張子少文寓息園爲人魁秀靜雅負逸才其詩落落焉風流自賞予悅之遂訂交予嘗以謂詩之道不一以我爲詩則詩之道得而淺深高下無弗宜以詩爲詩則得乎此失乎彼知其

一不知其有他而昧乎所以詩之故予每與少文論詩歎今之可以言詩者寡也及與息園交往往縱飲聯吟走風雨酣呼爲樂一日談及關中形勢予慨然曰曩見商君說秦孝公以爲秦之有魏猶人有腹心之疾非魏併秦卽秦併魏憒然莫辨所以後親歷其地乃知險阨盡在河東秦無河東則函關之險爲虛設故秦取安邑而六國平魏武渡蒲阪而馬超韓遂破非形勢使之然乎時將雨雷殷殷四起予半醉益豪息園滿引觴予笑曰此豈書生所能言邪因出其塞上詩示予悲涼忼壯颯然如睹驚沙朔雪而橫槊賦詩之概固非徒才士所能爲然則息園爲人蓋可知矣嗟乎予聞少保公奇謀偉績如韓淮陰驅市人以之戰如陳平縱反間離敵之腹心如李德裕籌邊指掌之間如李愬用敵攻敵而摧强如折朽投之所往莫不談笑成

功百發而無一失而公初不以文章名天下賢者其可測乎哉少文曰息園彷彿少保遺風屈於時不得展他日勛名其可量乎人但知其才華贍逸耳予曰嘻有是哉是可以言詩也矣乃論訂其集爲之序而歸之

汪淡洋詩序

易簡道也雖然大樂必易樂易言哉鳥獸知聲而不知音衆庶知音而不知樂知樂者惟君子易簡之說下里巴吟之謂乎予常怪宋人知尊少陵而多襲元白嚴儀卿謂蘇黄盡失唐人之體自爲江西宗派亦元白之流弊耳然則爲詩者務使老嫗能解風雅之不亡者幾何矣吾友汪子淡洋之詩體堅而味腴沈鬱樸老一宗少陵近日詩人中蓋寡夫近所宗者宋也學宋易耳結搆錘鍊舉無所事而出語卽爲詩詩如是豈不甚易顧詩者意爲主意之所在

委折以出之惡其直也和平以發之懼其纚以厲也參伍以錯之欲其變動而不拘也詘伸俛仰離合以盡之恐其流而不能收滯而不能達也而又充其氣以運之滅其跡以隱之希微幻化沉深光怪於以道人心之所難言寫天地萬物之情狀要皆出之自然而非宋詩之所爲易者嗚乎不有汪子大雅不幾乎熄哉戊寅予客南州日與汪子高歌縱飲爲歡暇則談詩予既深服汪子之詩而汪子亦不以予言爲謬歲暮方舟過吳門往往推篷對酒霜天月明灘流夜寒聯吟夜分不輟予向在京師曾聞顧子小謝言詩深得古作者之意及至吳寓其家索其消夏錄讀之其於古人命意立法脩詞莫不心會其微而闡其奧皆近代詩家不之解而未嘗稍涉其藩垣者淡洋比鄰處時往來談讌予謂淡洋曰今日詩人小謝外君所許者有幾淡

洋笑不荅然則詩豈易言而詩人自有眞其所見儕可爲流輩道乎淡洋使予序其詩因爲述其見如此而相戒不以示人嗟乎嘗今日而欲起衰振靡舍二子曷從焉吾又不敢不以之示人也